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三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一

徐階弟 步 中 階 等 高 拱 郭 朴

張居正

曾 孫 同 殿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
生甫周歲墮筮井出三日而

蘇五歲從父道括蒼墮高嶺衣掛於樹不死人咸異之

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丁父憂服除補故官階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穎敏有權畧而陰重不泄讀書為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遊有聲士大夫間帝用張孚敬議欲去孔子王號易像為木主籩豆禮樂皆有所損抑下儒臣議階獨持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抗辯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為延平府推官連攝郡事出繫囚三百毀淫祠劾鄉社學捕劇盜百

二十人遷黃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俱視學政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憂歸服除擢國子祭酒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鐫門所接見庶官不數語階折節下之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為用尚書熊汝霖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鏌皆長者用卒聞淵代自處前輩取立斷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學士

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進禮部尚書帝察階勤又所撰
青詞獨稱旨召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賜飛
魚服及上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廷推吏部尚書不聽不
欲階去左右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之皆不
報後當冠婚復請先裕王後景王帝不懌尋以推恩加
太子太保諳達犯京階請釋周尚文及戴綸歐陽安等
自效報可已請帝還大內召羣臣計兵事從之中官陷
寇歸以諳達求貢書進帝以示嚴嵩及階召對便殿嵩

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譯者紿緩之我得益為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嵩階因請帝出視朝寇尋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嵩怙寵弄權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嘗薦階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宗入廟非公議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

仁宗以孝烈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女后
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亦
以為然疏上帝大怒階惶恐謝罪不能守前議帝又使
階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不欲行乃以議祔廟解得緩
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摘
思忠元旦賀表誤廷杖之百斤為民以怵階嵩因謂階
可間也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
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

未可與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
為地者帝怒漸解未幾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叅預機務密疏發咸寧侯仇鸞罪狀嵩以階與鸞嘗同
直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
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
卒階言不可減又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
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禮帝始
格於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勲為柱國再進兼

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
子為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改兼吏部尚書賜宴禮部
壘書褒諭有加帝雖重階稍示形迹嘗以五色芝授嵩
使鍊藥謂階政本所闕不以相及階皇恐請乃得之帝
亦漸委任階亞於嵩楊繼盛論嵩罪以二王為徵下錦
衣獄嵩屬陸炳宄主使者階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
如宗社何又為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
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懷懼乃寢倭躡

東南帝數以問階階力主發兵階又念邊辛苦饑請取畿內麥數十萬石自居庸輸宣府紫荆輸大同帝悅密傳諭行之楊繼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階趙景王宗茂劾嵩階又議薄其罰及是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紳劾嵩不勝皆下獄傳策階里人時來紳階門生也嵩遂疏辨顯謂階主使帝不聽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尋加太子太師帝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嵩嵩請還大內帝不懌問階階請以三

殿所餘材責尚書雷禮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如階議
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
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尚書俸
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日屈嵩
子世蕃貪橫淫縱狀亦漸聞階乃令御史鄒應龍劾之
帝勒嵩致仕擢應龍通政司叅議階遂代嵩為首輔已
而帝念嵩供奉勞憐之又以嵩去忽忽不樂乃降諭欲
退而修真且傳嗣復責階等奈何以官與邪物謂應龍

也階言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應龍之轉乃二部奉
旨行之帝乃已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為奸於外因
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為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
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
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
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
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領之階以張孚
敬及嵩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

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
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
窮兇極惡人為我櫻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實小者置之小則薄責而容之以
鼓來者帝稱善言路益發舒寇由牆子嶺入直趨通州
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階檄宣府總兵
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又
請重東權仰統諸道兵寇從通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

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
其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始
帝怒博不早聞與總督楊選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發
階言博雖以祠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
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誅選不罪博進階建
極殿大學士袁煒以疾歸道卒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
且乞骸骨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而待階益隆以一品
十五載考恩禮特厚復賜玉帶繡蟒珍藥帝手書問階

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踰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採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葉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獄誅竄閣臣復竊顏色為威福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嚴訥請告歸命郭朴高拱入閣與春芳同輔政事仍決於階階數請立太子不報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

帝欲建霄壇及興都宮殿階力止之鄔懋卿驟增鹽課四十萬金階風御史請復故額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階力陳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伏法帝服餌病躁戶部主事海瑞極陳帝失帝恚甚欲即殺之階力救得繫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爭乃止未幾帝崩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云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

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階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時給事中胡應嘉嘗劾拱拱疑階嗾之隆慶元年應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謂拱修舊卻脅階斥應嘉階復請薄應嘉罰言者又劾拱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拱益不悅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辯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譽階拱遂引疾歸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給事御史多起廢

籍恃階而強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處之同列欲
擬譴階曰上欲譴我曹當力爭乃可導之譴乎請傳諭
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
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帝為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
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
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
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羣小璫毆御史
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

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
上乃分別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階所持
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
階諫不從方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因請
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賜馳驛以春芳請給夫廩壘書褒
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舉朝
皆疏留報聞而已王廷俊刺得張齊納賄事劾成之邊
階既行春芳為首輔未幾亦歸拱再出扼階不遺餘力

郡邑有司希拱指爭齟齬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會拱復為居正所傾而罷事乃解萬厯元年階年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明年卒贈太師諡文貞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毒蛇亦不失大節階弟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寶卿孫元春進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孫本高官錦衣千戶天啟中拒魏忠賢建祠奪職崇禎初以薦起累官左都督諸生念祖國變城

破與妻張妾陸李皆自縊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穆宗居裕邸出閣講讀拱與檢討陳以勤竝為侍講世宗諱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國中外交疑拱侍裕邸九年啟王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遜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四十年擢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進禮部尚書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四十五年拜
文淵閣大學士與郭朴同入閣拱與朴皆階所薦也世
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
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階甚親拱
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
以劾拱姻親自危且睚眦方與拱卻遂劾拱不守直廬
移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
之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階雖為首輔而拱自

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扑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以勤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裕邸講階草遺詔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事階悉不從拱議嫌益深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論敕帝責其抵牾下閣臣議罰扑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辯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

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為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
路論拱者無虛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
歸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去隆慶元
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卒
不安其位去既而階亦乞歸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
兼掌吏部事拱乃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
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上疏極論之曰明倫大典
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

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
以為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為未
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弒父律拱復上疏
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
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
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為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
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命
減戍拱之再出專與階修卻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

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

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為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書為黜陟亦不拘人數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眾咸服古田猺賊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

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為巡撫臨
行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既而如其言以
廣東有司多貪黷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厲其餘
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為卿為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
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為
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經畫皆此類
也諳達孫巴噶奈濟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之請於朝乞
授以官朝議多以為不可拱與居正力主之遂排衆議

請於上而封貢以成事具崇古傳進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情玩復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為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帝皆從之遼東奏捷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尋考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貞吉專橫益著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

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任拱初持清操後其門
生親串頗以賄聞致物議帝終眷拱不衰也始拱為祭
酒居正為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陳
以勤皆去拱為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
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
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
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大漸召
拱與居正高儀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

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懲中
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雒遵
程文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拱使人報居正居
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
太后頷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
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
正掖之出僦驛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儀請留拱弗許
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保憾未釋復構王大臣獄欲連

及拱已而得寢居家數年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
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久之廷議論拱功贈
太師諡文襄廕嗣子務觀為尚寶丞郭朴字質夫安陽
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
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南京禮部缺尚書
帝憐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
不欲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
事府侍直如故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即以朴代

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嚴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為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固請終制不許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竝命階早貴權重春芳訥事之謹至不敢講鈞禮而朴與拱鄉里相得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拱與朴不得與聞大憲兩人遂與階有隙言路劾拱者

多及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
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凌儒等攻不止遂
三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諡文簡朴為人長
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無過特以拱故不容於
朝時頗有惜之者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巡撫
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
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

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罷重
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鬚
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罷居
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
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
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
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階代嵩首輔傾心

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閣而
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
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去學士五品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
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
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高拱以
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為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

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殿士儋皆為所構罷獨居正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諱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初徐階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為拱言

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謂居正
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
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郅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
後事引保為內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即位保以兩宮詔
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為首輔帝御平臺召居
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
虛已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
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

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
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宮
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並稱皇太后而徽號有別保欲
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竝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
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
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居
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
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

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謫

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訶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削其職御史傳應楨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獄視具橐體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

帝為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是時太后以帝冲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為之盡諳達欵塞久不為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却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飭居正

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允往撫即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數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

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為哀止而奉行不便者
相率為怨言居正不恤也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
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為我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
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
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
情議居正感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

趙志皋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
弗聽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
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
穆主事沈思考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
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
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
是使居止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
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

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
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
李洙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為僉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
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
父帝使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
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
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
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

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
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迂
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
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
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厨
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卧累疏乞休不
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

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
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
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
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
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
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
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
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

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
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
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時帝漸備六宮太倉
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
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為出罷節
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
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為面請得損大
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

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灾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敕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

寧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
侍宴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
格即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
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
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
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
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

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
心頗嘆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
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
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
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
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
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
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

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
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
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
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
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
優詔報許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
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
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

貲為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
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
諭問疾大出金帛為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
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
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
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
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
尚書潘晟及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

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
帝為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
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為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
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
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丞以大婚
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為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
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
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

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為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詞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實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豔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

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
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
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熾
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偁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
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
邂逅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
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傳作舟
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
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
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以舜禹
命題為居正策禪受尚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啟
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
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

終萬厯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
鄒元標為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
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寃帝令部議復二廕及
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
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尚書李日宣等言故
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
弼成萬厯初年之治其時中外又安海內殷阜紀綱法
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

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敕慰
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
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
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崗永明王用
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為總兵官劉承蔭所惡言
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寶卿以大學士
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
軍務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

先或敗奔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敵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

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敵馳至全州擡揚國棟兵策應乃解去

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敵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為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敵正色曰昔人恥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

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為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既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贊曰徐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為馮保所逐柴車

即路傾軋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
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
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
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三考證

徐階傳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

臣

章宗瀛按階初舉

應天試學士董玘異其文及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語其寮謂名位不在我輩下見識大錄謹附考

徐階傳請立皇太子不報

臣

章宗瀛是時當繼莊敬

太子而立者為裕王是即穆宗而景王與同齒其母妃盧氏方幸中外未測意旨階故特請之詳識大錄

謹附考

徐階傳令御史鄒應龍劾嚴嵩

臣章宗瀛按嚴嵩傳

嵩置酒要階使家人羅拜舉觴屬曰此曹惟公乳哺之未幾嘉靖入方士藍道行言有意去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知其事乃抗疏劾嵩傳言階令應龍劾之與嵩傳互異謹識

明史卷二百十三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十三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謚諸臣

徐念祖 謚忠愍

張允修 謚忠烈

明史卷二百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勅修

列傳第一百二

楊博

子俊民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毛愷

葛守禮

靳學顏

弟學曾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州僉事博登嘉靖

八年進士除盤屋知縣調長安徵為兵部武庫主事歷
職方郎中大學士程鑾巡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
勢士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
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
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
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
還薦博可屬大事濟農諳達歲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
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溫代

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
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
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
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避
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
為言事下守臣博為築金塼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
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為之肅清總兵官王繼
祖却寇永昌鎮羌叅將蔡勲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

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毀之帝不聽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諸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尋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博以薊逼京師護畿甸陵寢為大分布諸將畫地為防

三十三年秋巴圖爾及達喇蘇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
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
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
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
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
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明年達喇蘇復入益昌擊
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錄防秋功加太子少保嚴嵩父
子招權利諸司為所撓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

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
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墨緣
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衛圍
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二心博
厚撫卹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
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為義勇分隸諸將博以邊人
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
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圯繕治為急次

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窺紫荊路備居庸南山以絕
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牆塹以絕入山西路乃於
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
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
功賜勅獎賚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
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
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博索巴朗及叛人婁德濟等數
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

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為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薊遼總督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為防帝眷倚若左右手嘗語閣臣自博入朕每憂邊其語博預為謀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為重請勅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

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帝是之四十二年十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躡順義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斃及零騎傷殘者報首功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

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
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錄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時方計
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
人博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傳
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
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忤
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大學士高
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

昌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為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嘗拒達喇蘇十萬衆以為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拱柄國時欲中徐階

危禍博造拱力為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為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為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

歷大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
署部事時議徹哩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罷惟內修
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
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
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
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爭不得稅使乃
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
保卒官贈少保後叙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馬俊
給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
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
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
之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入為刑部右
侍郎改戶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
以賊敗森坐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

御史周延稱為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
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
南京戶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
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
幾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
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
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
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

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徃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

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
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三
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後屢薦不起森為主考官時
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
亦不附為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
一條鞭法鄉人為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
謚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

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為其姪鮑恩等八人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錄三人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勲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廕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

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勅
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費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
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
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眎內監片紙如數供
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為
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
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
各監局人匠從之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

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衛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馬森去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庫之

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
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己楊一魁
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傳孟春交章乞如體
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
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母屬內臣忤旨奪
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
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
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

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各鎮窮餉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詔市繇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己言三月非用繇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踰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睛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

請從已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為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凌瑄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衛餘

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並從之萬厯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鋹謫亳州判官厯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

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
守總兵官專駐吳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
為定制淮安大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餼軍被
詔切讓給事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吏部尚書嚴訥為
廷辨始解轉左侍郎還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
級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奏行慎選授重分
巡謹刑獄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隆慶元年六月

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會朝觀天下
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帝謁諸
陵詔廷同英國公張溶居守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為
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掖
門外廷上其狀論戍有差御史齊康為高拱劾徐階廷
言康懷奸黨邪不重懲無以定國是帝為謫康諭留階
拱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
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撫康疏語復論

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
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為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為
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懼得罪乃
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
釋為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
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
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
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為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萬厯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
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
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
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
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
特賜存問明年卒諡恭節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
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投散
地為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厯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

諫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決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牆後稍得脫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

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郎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詢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陝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為戶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

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為歎
惜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
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
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
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外也
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
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
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為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

口不問石數吏書蚤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
收解乃又變為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
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
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也願
勅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
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
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
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

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天下董其事並承勅以行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乃止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正劉自強拱所厚亦詣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遂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為刑部尚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

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
陶仲文衍左道惑衆應坐為從律編戊給事中趙奮言
法司為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為先帝地今則一
主於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為從孰
為首將以陶仲文為首則仲文死已久為法如此陛下
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
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為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
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撫事宜條列

官歲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構殺拱守禮力為解乃免階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為難萬厯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厯吉安知府治行高累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為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厯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絀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

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
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
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推堅旗鼓相
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
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為之將非
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為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
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
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

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為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賢士大夫為

後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

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為社誠倣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為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

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為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負經濟之畧者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究而行之

亦補苴一時而已况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
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歿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
於亡蓋其壞非朝夕之積矣



明史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四考證

楊博傳博發仇鸞貪罔三十事

臣章宗瀛按明徐階

所撰楊博碑記稱博與曾銑論仇鸞時銑方議逐套
寇脩東勝及受降城並河為塞鸞議其生事卒殺銑
鸞亦數毀博互詳曾銑傳謹識

楊博傳子俊民字伯章

臣章宗瀛按明徐階子俊民

其長子也次俊士三俊彥四俊卿五俊臣見識大錄

謹附考

劉體乾傳奏太和山香稅毋屬內臣忤旨奪俸

臣章

宗瀛按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內官激帝怒杖百斤為民後給事中陳五德李已復上疏帝震怒杖已百斤五德為民時體乾亦以力爭忤上意見明實錄傳中未詳謹識

劉體乾傳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條上防守四事

臣章宗瀛按體乾所陳防守四事大旨謂廣儲積

清屯田申飭戎政見明實錄謹附識

葛守禮傳父喪服闋補禮部

臣章宗瀛按于慎行撰

守禮碑記時當事知其才將改銓曹力辭乃改禮部
後由儀制郎中外擢謹識

靳學顏傳見高拱專恣遂謝病歸卒

臣章宗瀛按明

實錄學顏於隆慶五年六月卒賜祭一壇給半葬謹

附考

明史卷二百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十五

給事中_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

王治

歐陽一敬

胡應嘉

周弘祖

今用賓

詹仰庇

駱問禮

楊應

鄭履淳

陳吾德

李也

汪文輝

劉奮庸 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為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

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
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為天子父未嘗南
面臨天下雖親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
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
為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
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
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
戲騎射近則損蔽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

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為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山西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卹光祿少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治又請追謚何塘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

刑部侍郎詹瀚共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
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
諫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
至則荒莽沮濕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
大僕卿憂歸卒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
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晉應槐為文選郎
時劣狀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

孫弘軾由應槐進俱當罷吏部為應槐等辨獨罷頤官
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
兵當用都督不當用勲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罷之以
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俱
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
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
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
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

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
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卻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
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
為民言路大譁一敬為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
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
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
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
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

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為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詳詔徵詳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進故名俊守顯陵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呂用等典京營一敬力諫事寢默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

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叅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併劾拱言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辯會帝崩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

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焉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搏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司禮中官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

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嚙笑則彼無
亂政之階而聖德婉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
廢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
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內府
監局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復嘉靖初年之舊又
請訪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
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
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

邊惠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閩馬核庫
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
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
上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
亮等爭不聽弘祖復切諫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
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弘祖及岑用賓等謫弘祖安
順判官用賓宜川縣丞用賓廣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
中多所論劾又嘗論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為紹興知

府既中以察典遂卒于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
廣平推官萬厯中屢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謁陵免當
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鄧洪震宣化人時為兵部
郎中上疏曰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
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
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
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
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

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洪震尋以疾歸萬厯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

復過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弼違之
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况寶石珠
璣多藏中官家求之愈急邀直逾多奈何以有用財耗
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
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
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帝頗聃聲色陳皇后微
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
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

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採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于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

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備覈宜留宜革并出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為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為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不得內召除廣東叅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為左

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為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即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即論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蹤跡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遷刑部

右侍郎移疾歸久之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賊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

竝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于便殿問禮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政達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

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
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
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
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
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
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
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

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頽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搆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

遷俟三年後議之萬厯初屢遷湖廣副使卒楊松河南
衛人厯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雄徵子錢與民
閔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
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令黜兵
馬司官而錮松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
州推官終山西副使張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
稱為高拱所惡出為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

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荐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為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為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

朝陞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
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閤寺潛
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官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
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
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
小故之所清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
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
蠶裔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

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
臣民章奏與所司面商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
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于此疏入帝大
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為言乃釋為
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
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罔上吾
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

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灾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己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己上疏曰伏覩登極詔書罷採辦蠲派征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絲紃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

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
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諄營私罪不可宥
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
斥吾德為民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萬厯元年進右給
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
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
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既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謫
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已嫌之未幾爭成國公朱希忠

贈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力爭出
為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見獲居正
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
史又劾其涖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為
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
後終湖廣僉事李已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頻詔戶部有所徵
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

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
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
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
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
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
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
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
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胡濬建言得罪已首論救

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
廢復黃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
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日已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
怒謫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遭
推抑頗事營進後為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
正指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
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
罷歸卒胡濬字原荆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

安福二縣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
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濬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諛
虧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寧宮後延燒
連房濬乞徧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
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為虐語
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為誰張居正對曰濬言雖狂悖
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濬惶恐請罪斥為民踰年
巡按御史李學思薦濬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濬久之

卒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

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
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為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
卒有不行者非法做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
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
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
是為絲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微其詞所以養廉恥
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
若市井喧闐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

長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為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為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為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為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為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

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斷即有關失孰從聞之蓋
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願陛下明
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
司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為寧夏僉事修屯政蠲浮糧
建水牯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為希指者所
劾方行劾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齟齬正人以快當路
之私我固不肯為諸君亦不可也于是緩其事未幾劾
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為尚寶

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即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

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清氣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是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

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已自修言及朝廷則更化善政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于効忠矣五用忠直邇歲進

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疏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構姦謀傾

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方掌吏部事陽為二
臣祈寬帝不許竟謫大堃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
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域稱頌拱又盡舉
大堃奏中語代拱剖析士論非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
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病
乞歸卒大堃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實使之萬厯中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贊曰嘉靖之季門戶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時

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
言愈多而國是愈淆也隆慶時王治以下諸人皆能以
言事表著臺中若詹仰庇李己之弗克自保晚節其亦
持祿固位之念有以致之哉

明史卷二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五考證

歐陽一敬傳振武營

臣

嚴福按振武營設於嘉靖二

十四年多無賴驕縱嘗毆死督儲侍郎黃懋故一敬
疏及之見兵志至所陳八事明寔錄及諸書皆未載
謹附識

詹仰庇傳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

臣

嚴福

按萬曆十六年錫爵子衡舉鄉試第一主事饒伸上

疏論劾并及考官黃洪憲伸坐除名傳中科場事蓋指此見宰輔編年錄謹附考

鄭履淳傳援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

諸疏

臣

嚴福按是時樹聲方引疾家居星以二年

廷杖除名士儋以是年三月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

用飭內外臣講求民瘼大立方督河道亦以是年七

月陳五惠十二圖故履淳並及之見明寔錄謹附考

陳五德傳違制講學

臣

嚴福按萬厯七年詔毀天下

書院故以講學為違制見明實錄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十五考證